

贊

贊

贊

贊

贊

贊

贊

贊

# 新開學次性 教學用具

贊

贊

贊

贊

贊

贊

贊

贊

## 第三輯

一九八〇年

# 新闻研究资料

第三辑

一九八〇年五月

人民音乐出版社

## 新书目录

### 银幕歌声（一）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0.18元

### 银幕歌声（二）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0.20元

我社编选的《银幕歌声》，今后将陆续出版。《银幕歌声》除选收新上映的中外故事片、美术片、纪录片、电视片中的插曲以及电台广播的外国电影歌曲外，还向读者介绍有关电影歌曲的知识和电影音乐情况，如对歌曲创作的简要说明，歌曲内容和音乐的分析，歌曲演唱的处理和要求，曲作者和演唱者的介绍，电影音乐的创作和录制，音乐小常识等，这是一本内容丰富的群众性歌曲集，适合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作为学习和演唱歌曲的材料。

冼星海歌曲选 0.26元 即将出版

张曙歌曲选 0.17元 即将出版

罗宗贤歌曲选 0.19元

马可歌曲选 0.24元

郑律成歌曲选 0.23元

祖国之歌（刘炽歌曲选） 0.16元

---

编辑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新闻研研资料》编辑室

出版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发行者 （北京日坛路六号）

印刷者 人民日报印刷厂

统一书号：7190·003 定价：0.80

## 少奇同志来到北京日报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少奇同志到北京日报。这是少奇同志正在谈话。左起第一人是范瑾同志(原北京日报社长)，第三人是周游同志(原北京日报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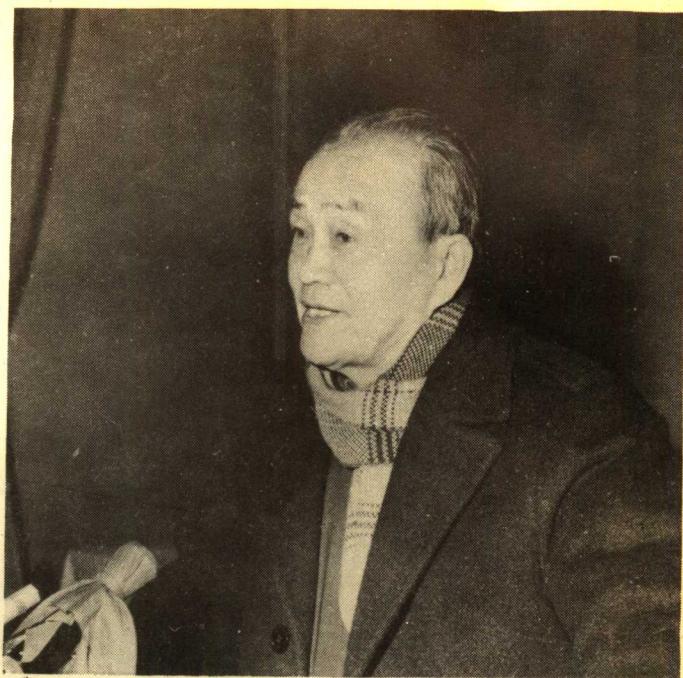
少奇同志离开北京日报

(本页照片 袁克夫摄影 北京日报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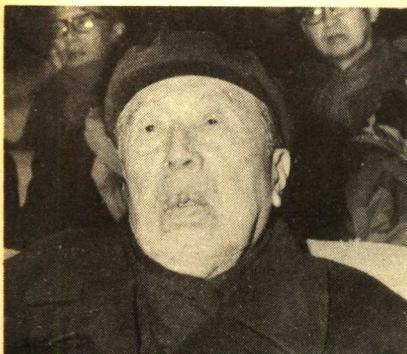
## 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



胡愈之同志



胡乔木同志在大会上讲话



张友渔同志

(本页照片 高 粮摄影)



前排左起为安岗、王揖同志

# 目 录

第三辑  
一九八〇年五月

一切从实际出发 ······	邢 真	4
——记少奇同志关于报纸宣传工作的一次讲话		
一定要实事求是 ······	耿 生	6
——学习少奇同志关于报纸宣传工作讲话的 一点心得		
“少奇同志到报社来了！” ······	左麟书	8
——忆少奇同志对北京日报的关怀		
坚持原地斗争 ······	鞠 盛	11
——记少奇同志的一次题词		
赤色之光 永放光芒 ······	怀 恩	13
——简介周恩来同志发表在《赤光》上的文章	[日本]森时彦	
周总理同记者的谈话 ······	徐 熊	24
关于救亡日报		
白头记者话当年 ······	夏 衍	29
——记救亡日报		
救亡日报在上海 ······	彭启一	39
广州时期的救亡日报 ······	彭启一	44
桂林救亡日报之忆 ······	华 嘉	48

## 一次难忘的演出

——忆重庆戏剧界为救亡日报的募捐演出 ..... 钱辛波 52

## 新闻学研究

### 关于报纸是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讨论

试论报纸的性质 ..... 徐培汀 谭启泰 55

新闻工作性质初探 ..... 康荫 62

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相互联系

而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 ..... 甘惜分 68

## 世界新闻

日本报纸的竞争 ..... 邵嘉陵 74

## 新闻人物

### 汉斯·希伯

——一个牺牲在中国的国际主义新闻战士 ..... 王火 79

## 回忆录

回忆拂晓报 ..... 庄方戴邦 86

洪泽湖上的拂晓报 ..... 欧远方 94

记者生活三十年（之三） ..... 陶菊隐 97

怀念孟秋江同志 ..... 陆诒 108

### 一个忘我工作的新闻战士

——忆孟秋江同志 ..... 任重 110

旧大公报璧还记 ..... 曹世瑛 113

## 随 感 录

### 编余散记

——解放战争期间在南京新民报编辑部内外 ..... 曹仲英 115

## 报 刊 评 介

### 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的报刊之一

——中国旬报 ..... 丁守和 127

试论清议报的两重性 ..... 金冲及 130

## 新 闻 史 料

新华社的由来及诞生年月 ..... 蒋齐生 于继华 135

红中社之前的中国工人通讯社 ..... 朱伯深 54

### 时代的声音

——“五卅”运动中的几家报纸 ..... 张云鹤 143

### 孤岛时期的文汇报

——在文汇报工作的回忆之二 ..... 徐铸成 151

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 ..... 李 践辑 164

## 简 讯

征集新闻史料 ..... 174

少奇同志来到北京日报 ..... 封二

在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 ..... 封三

# 一切从实际出发

## ——记少奇同志关于报纸宣传工作的一次讲话

邢 真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同志对报纸宣传工作有过一次讲话，这个讲话很重要。根据我个人的记录和少数人的记忆，整理出这份记录，贡献出来，供我们新闻工作者学习研究，这个记录，不是太准确的，只能表达当时讲话的主要精神。

刘少奇同志说，要作好调查研究不容易。这次在天华大队调查了那么久，还是那么不清楚。调查情况，要对每一个问题各个方面都调查清楚。如果你对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了解清楚了，才算真正了解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才算真正解决了。

要了解真象，了解一个问题的真象，是不容易的。就是说人的主观世界要反映客观世界很不容易。要了解客观世界，要经过一个过程，很曲折的过程，有时需要很长的时间，短了不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你对客观实际如果没有调查研究清楚，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没有地方出发。

为什么要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研究，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的目的不明确，问题都没有，调查就没有边。

每次调查要有目的，调查的目的有三个：一个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比如现在公社实行的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等。调查的目的就是首先看这些政策是否正确，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二是已实行的政策已经不够，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调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出现了一些什么新情况，过去的政策那些不正确，那些不完善。三是脑子里原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在调查中新提出来的问题。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发现问题，要根据新问题提出应订些什么新政策。比如“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农民的教育主要靠口头教育，不是文字教育。天华大队的农民究竟什么人在教育？天天在这里教育农民的是×××，他能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次在天华大队调查的那一大本，看了，没有多少印象，对决定政策没有多大作用，如对公共食堂、幼儿园、社办工业等究竟应该如何办，就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少奇同志说，调查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在改造的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世界。

提倡调查研究，是好。但可能调查研究了很久还是不能认识世界，不一定都好。比如你要调查公共食堂怎样坚持办，总可以找一些根据，但是没有用，因为公共食堂根本不应该坚持办下去。比如你要调查一些材料来证明高指标是可能的，可以找到一些材料，但这是没有多少实际作用的。

现在调查研究不那么容易。现在的情况，和毛主席当年在湖南作调查时情况不同，比那个时候调查恐怕更困难一些。现在常常遇到这样的公社、这样的大队，他们护短，生怕你发现他们的缺点，你去调查，他们有一套办法封锁消息，不让你了解到真实情况，搞一套假的给你。有多少大队，家丑不怕外扬，不怕告状？给你讲好的、也讲坏的，这样的单位恐怕不多。多数的单位是你一来调查，警惕性就高了，封锁真实情况，有的还给你准备一套假的。天华大队是真是假？至少是半真半假。这次调查组，在天华大队遇到这种情况，在湘潭望仙桥也遇到这种情况，在安化县也遇到这种情况，难道别的地方就遇不着？

毛主席说，调查研究要诚心诚意，甘当小学生，就可以了解情况。仅仅只有当小学生的精神，仅仅只有诚心诚意的态度就行了吗？不行。要经过曲折的斗争，要采取另外的办法，不然就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天华大队对你们不客气，对我也不客气。我到这里一接触，就感到他们不敢讲心里话。

湖南有一股不敢说真话之风，很严重。人家话都不敢讲，你还能调查出什么真情况？不一定是不相信你，这中间有很多原因。我们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拿下去征求群众的意见，群众说：这是拿六十条来试我们的心，可不能说真话。

如何使人家说真话，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也要调查研究。回老家可能是一个办法，家里除父母兄弟以外，总有一些亲戚、熟人，容易给你说真话。但也要注意，对他们有利的也可能夸大，不利的也可能缩小，所以对亲人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都信。找人个别谈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要把人找到长沙去谈可能好一些，你到天华大队来找他，他就不一定对你谈真的。在谈话的时候，最好是提出问题，启发群众说话，摸群众的真实意见。还要提出一些反面意见，从反面问他，让他说，要耐心真正听下去。

这次我提出四个问题和群众谈，谈了两次，就摸到一点风向。我提了公共食堂八个缺点，一提大家就活跃了。你提出问题，要看群众是笑脸还是低头不高兴，你就可以了解他们的心理。我和群众谈的，结论是不办公共食堂。如果要办下去，就只能学张公百忍。



少奇同志参观北京电视台

# 一定要实事求是

——学习少奇同志关于报纸宣传工作讲话的一点心得

耿 生

少奇同志一九六一年四月关于报纸宣传工作的讲话，是针对大跃进期间报纸宣传工作中某些缺点错误的一篇重要讲话。这篇讲话的主要精神，是谈报纸宣传工作的真实性问题，它至今仍有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九六〇年，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以后，刘少奇同志亲自到湖南农村蹲点，研究农村工作问题。天华大队是湖南省长沙县广福公社的一个大队。这个大队在当时被认为是全省的先进红旗大队，粮食连年增产，报纸上做过很多宣传。在少奇同志来这个大队以前，已经有一个调查组做了三个月的系统调查，认为这个大队，经过公社化运动，确实是个先进的大队。少奇同志经过半个多月的认真调查，发现这个大队的情况是不真实的，报纸上对这个大队的宣传，很多不合乎事实。为此，少奇同志对参加调查的记者，先后讲了两次话，这是其中的一次。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期间，报纸上宣传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对实际工作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在生产建设成就方面也宣传了很多高指标，在推广先进经验

方面也宣传了很多瞎指挥，在政策和理论宣传方面也讲了很多片面性的话，这些缺点错误，对实际工作也起过很不好的作用。针对这些毛病，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已经察觉，并且先后指出，宣传工作要压缩空气，要留有余地，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对工作中的问题、成绩，不要说假话、不能虚夸，等等。报社的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派出大批工作人员，通过下放、蹲点，下乡调查，研究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纠正宣传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少奇同志的讲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讲的，所以针对性很强，问题抓得准，道理讲得透，对当时改进报纸宣传工作，和转变工作作风，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少奇同志的讲话，很重要，对调查研究问题讲得很精辟。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有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深入细致的做调查研究工作，以得到真实情况；一是怎样实事求是的做宣传工作。这两个问题都是记者的基本功，也是当时宣传工作中的重要教训之一。

在当时情况下，为什么调查难搞，为什么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对这个问题，少

奇同志是做过认真分析的，而且亲自动手调查，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少奇同志曾说：“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工业、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根据这个分析，他就把注意力放在公共食堂问题上，因为了解食堂情况，是了解粮食、分配等问题的一个关键。所以，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说：“这次我提出四个问题（按：少奇同志在蹲点期间，召开了三次座谈会，提出了公共食堂、分配粮食、住房等四个问题，同干部和群众商量，而且要大家不要有顾虑，想讲的话都可以讲，不戴帽子，不批评。）和群众谈，谈了两次，就摸到了一点风向”。什么风向呢？少奇同志说，“我提了公共食堂八个缺点，一提大家就活跃了。”这就抓住了矛盾的焦点，公共食堂的八个缺点，就好象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农民群众心头的铁锁，调查就找到了入门，就得到了农村的真实情况。

为什么一提公共食堂的缺点，大家就活跃起来呢？因为报纸上的宣传上纲过高，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谁要说公共食堂的缺点，就是反对社会主义。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宣传，就使很多人不敢讲真话。不仅农民群众对这个问题不说实话，就连一些干部也回避这个问题。这就给调查工作造成了困难。少奇同志从实际出发，经过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的问题，而且公开讲给群众听，这就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正因为少奇同志实事求是的提出问题，群众也就实事求是地讲真实情况。相反，如果你坚持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的观点，不敢接触公共食堂的问题，你就了解到真实情况，你的调查就提不出问题，也就无法解决问题。

因为得到真实情况，又了解到农村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就为研究农业生产、分配等重要政策，找到了可靠的依据。这种调查方法，给人民的新闻工作者，上了一堂生动的采访课，也为广大农村工作者转变工作作风树立了榜样。

关于报纸上的宣传，少奇同志说，即使是红旗，也不要宣传得那样好，对个人更不要吹得什么都很先进。就是说，宣传工作要实事求是。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指出了当时报纸宣传上毛病的要害。少奇同志还说，经过整风，将来天华大队是可以转好的，天华还可以成红旗，成真红旗。但是成了真红旗，也不要天天吹，也不要象报纸那样说得太好。这点更重要，就是说，要用辩证的观点，认识事物，分析事物，宣传工作，不要一阵风，不要片面性，也不要一成不变。

确实，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任何先进典型，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对任何先进典型的宣传，也不能绝对化。绝对化，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也不符合辩证法。要承认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先进典型可以在实践中前进，也可以在实践中后退；暂时后退了，还可以在实践中前进。所以少奇同志说，经过整风，天华还可以转好。在宣传工作中，如何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是一门艺术，而我们至今对这门艺术，还学习和掌握得不十分熟练。

少奇同志是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的理论家，他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有过多次重要的论述。这次讲话和一九四八年对《华北记者团讲话》、一九五六年对新华社记者的讲话一样，是无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教材。让我们学习他的讲话，以表示对他的怀念！

# “少奇同志到报社来了！”

## ——忆少奇同志对北京日报的关怀

左麟书

“少奇同志来了！”

“真的，少奇同志到报社来了！”

人们竞相传递着这个好消息，兴奋、喜悦、幸福交融而成的股股暖流，从每个同志心底深处生起，涌向我们敬爱的少奇同志。

这种热爱党的领袖的动人情景，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那是一九五八年“七一”前夕——六月三十日下午四点钟，少奇同志到北京日报社来，群情激奋的一个场面。尽管是二十一年以前的事情，又遭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严重破坏，但是它至今仍然完整无缺地保留在我美好的记忆中。今天纪念少奇同志，回忆起少奇同志当时在北京日报社三楼会议室发表重要谈话，为“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讨论作出科学总结的情景，仍然倍感亲切，深受教育。

一九五八年，我们北京日报“党的生活组”在北京日报“共产党员”专刊，组织了一次“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问题讨论，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向共产党员进行一次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坚决服从党的利益的思想教育。没想到，从五月十九日开始这次讨论

后，在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党员来信，表明了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就不应该有个人志愿，因为共产党员的唯一志愿就是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另一种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有个人志愿，因为就个人说来，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是抽象的，个人的志愿是具体的，不管具体做哪项工作对党的整个事业又都是有利的。经过一个月的讨论，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党员修养中的许多基本方面，而且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有的主张共产党员应该做到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有的认为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生平无大志”，“没有出息”，党员应该有远大的抱负，立志做出别人过去没有想过没有做过的事情。因此，在研究为这次讨论作总结时，感到难度很大，希望能请一位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领导同志来作出科学结论。究竟找谁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少奇同志。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又都觉得一个地方报纸的“共产党员”专刊，组织一次问题讨论，就想请少奇同志作总结，那怎么可能呢？我想来想去又犹豫起来，可是又觉得少奇同志，当时分工主管党的

工作，对党的建设最有研究，他对“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这个问题的讨论一定很关心，也一定愿意为这次讨论作总结。于是，我立即写了一封给少奇同志的信，简要说明了这次讨论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恳请少奇同志为这次讨论作总结，最后还特别强调了如能这样做对北京地区三十万党员将是个极大的鼓舞。我们就这样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信发出了，但我的心情一直很不平静：一会儿想，少奇同志接到这封信，认为这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必要讲清楚，一定会答应我们的要求，就兴奋得不行；一会儿想，少奇同志协助毛主席抓全面工作，日理万机，国内外有多少大事等待他处理，哪有时间顾及一个地方报纸的一个“共产党员”专刊的一次讨论呢，因此不一定能答应我们的要求，就有点泄气。我这样想来想去，却老是盼着喜讯的到来。不料，信发出的第三天，少奇同志的秘书就来电话了，她说：“少奇同志很关心你们的这次讨论，最近准备找个时间和你们谈谈。希望你们把讨论中存在的问题整理出来，先给他看看。”这是个多么鼓舞人心的喜讯啊！组里的同志非常兴奋，都为我们的报纸上将要出现少奇同志的文章感到骄傲，也都为有机会见见少奇同志，亲耳聆听少奇同志的教诲，感到莫大的幸福。我们连夜整理了有关的材料。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下午，这个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下午两点多钟，接到电话通知，说少奇同志下午四点钟到报社来。三点半钟，少奇同志的秘书又来电话说：“少奇同志已经动身了。”报社领导同志立即下楼迎接。我带上准备汇报的材料连忙赶到三楼会议室门口，少奇同志由范瑾、周游、罗林等领导同志陪同，已经走上三楼，时间是差五分钟四点。少奇同志和我

们一一握手。当范瑾同志介绍了两个编辑之后，少奇同志看周围还有许多人，就笑着说：“这么多编辑？”以后再和别人握手时，少奇同志总是很有风趣地问一句：“这也是编辑？”特别是走到袁可夫同志面前，看他身上背着照像的那一套东西，便加重语气地问：“这也是编辑？”大家笑了，少奇同志也笑了。

走进三楼会议室，少奇同志看西半部是一圈沙发，再看东半部是一圈会议桌，便停住了脚步。少奇同志的爱人王光美同志指着东半部说：“还是坐在这边吧，那边这么多人坐不下。”少奇同志绕过桌子，坐在紧靠东墙一排椅子的中间，范瑾、周游、罗林等领导同志分坐在少奇同志两侧。我们抓住靠南墙的椅子刚要坐下，少奇同志指着他对面的空座位，笑着对我们说：“怎么不坐过来啊？”王光美同志说：“他们还有点客气！”“客气？”少奇同志好象不能理解地重复着这两个字，大家又笑起来。我们在少奇同志对面坐好，张顺芝同志把小丁同志的一把很精致的小白扇子递给少奇同志。少奇同志接过这把扇子翻来复去地看，好象不大理解给他这把扇子是什么意思。王光美同志说：“让你扇扇！”“噢！”少奇同志一笑，扇了两下。大家一注意，才发现少奇同志手里的这把扇子太小了，立刻递给少奇同志一把大黑扇子。少奇同志高兴地说：“这个，倒是接近劳动人民。”少奇同志这样平易近人，谈笑风生，使大家很快就自然起来，不再拘束了。

范瑾同志向少奇同志介绍了在座的每个同志。少奇同志听得非常认真，弄清楚每个同志的姓名之后，一般都拉长了声音重复念一次，才点头示意，让往下介绍。范瑾同志说：“这是共产党员专刊的编辑左麟书同志，这也是这个专刊的编辑张顺芝同志。”“噢！”少奇同志看了我们一眼，

微笑着点了头。范瑾同志接着说：“给你写信的就是他们两个人。过去我们有些自卑感，总觉着地方报纸低人一头，不敢找领导同志写文章。成都会议后，传达了毛主席的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的精神之后，他们第一个打掉了自卑感，大胆地给你写信，请你为我们进行的这个讨论做总结。”

“是这样！”少奇同志一边点头一边翻开笔记本，同时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支钢笔。党的生活组的组长姜千里同志开始汇报，少奇同志点燃了一支香烟。我发现少奇同志的烟具很简单：一个普通的烟嘴；一盒普通的火柴；一包大前门牌的香烟。少奇同志慢慢地吸一口烟，又聚精会神地听汇报，时而拿起钢笔在本子上记几个大字。

当谈到原计划请少奇同志做这个讨论结论时，少奇同志说：“我不能做结论，还是你们做结论好。谁引出的鬼，谁就应当降服它，应当打掉自卑感嘛！”

少奇同志这幽默而又寓意深刻的话，使大家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

接着少奇同志用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对待个人志愿的问题，尤其是在个人志愿和党的要求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如何服从党的利益的问题，给了我们非常深刻的教育。

以后少奇同志又问我们：“你们想过没有，‘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这个提法是不是可以考虑呢？”他这一问，把我们都问愣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提法有什么问题，只是感到这个问题讨论了一个多月，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多，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很不容易。我当时忙于记录少奇同志的讲话，在他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仍然没有转过这个弯来。少奇同志又问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得更好一些，更妥当一

些呢？”我们互相看了看，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才好。少奇同志只好接着说：“‘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这个提法，答案就只能是应该有或者不应该有。如果人家说不应该有，不对；人家说应该有，也可能不对。所以这个提法是不是有问题呢？”由于少奇同志态度非常和蔼，又总是用询问和商量的口气谈问题，所以当时的气氛十分活跃，大家无拘无束，怎么想就怎么说：“我们考虑了很久，就是没有想出更好的提法。”少奇同志笑了说：“看来你们还不太服气啊！‘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问题这么提，难免各执一词。你们的答复可能是：应该有，但有条件。即：既要有个人志愿，但是又要服从党的要求和需要。”少奇同志把问题点透了，我们才恍然大悟。正是由于我们从怎么提出问题才能引起争论考虑得多，对争论的结果是否能够达到党性教育的方面考虑得少，所以在既要有个人志愿，又要服从党的需要这一点上，就引导得很不够了。

少奇同志的这番教导，给了我们极其深刻的启示，所以我们就根据少奇同志的讲话精神，整理出问题讨论总结，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以北京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的时候，就改为《共产党员应该有什么样的志愿？》这个比较确切的标题了。以后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共发行了三百五十多万册。

少奇同志作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百忙中亲自到北京日报来，为一个地方报纸的一个专刊组织的一次讨论作总结，这充分说明少奇同志对报纸宣传非常重视，对新闻工作非常关心，也鲜明地体现了全党办报的方针。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我们仍然感到那样亲切，那样幸福！

# 坚 持 原 地 斗 争

——记少奇同志的一次题词

鞠 盛

一九四一年元旦前夕，我奉当时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从文同志之命，前往指挥部请刘少奇同志（那时化名胡服）为我们的战士报题词。那时，我刚参加新四军，分配到战士报工作不久。在此以前，我曾参加过欢迎刘少奇同志初来苏北的大会，听过他的国内外形势政治报告，知道他是党中央派到苏北来的领导全军的首长，担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威信非常之高。而我那时还是一个不足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刚踏上新闻工作岗位，什么也不懂，从未接触过这样大的首长。现在领导一下子就交给我这么大的任务，我能不能完成呢？在从宣传部到指挥部的一段路上，心中就是这样盘想着。

指挥部在盐城东北角的一座古庙内，背靠城垣，城雉历历可数。附近还有一座古塔，塔影巍峨。时已傍晚，夕阳西下，

余辉耀目。虽值隆冬，一点也不觉寒冷。每一条脱尽残叶的树枝上都饱含着生气。三五成群的年轻的小号兵，正在城头上高举起飘扬着红绸的军号，鼓着圆圆的腮帮子，迎着寒风，对着蓝天，齐声练习，更使这座刚获得新生的古城充满了无限的生命力。

我顺利地通过两个警卫人员的询问即进入指挥部。只见刘少奇同志正在一间挂满军事地图的室内和黄克诚司令员亲切地交谈着。少奇同志身着深褐色的旧皮茄克，当时较消瘦，但精神很好。神采奕奕，谈笑风生。黄司令员身着浅蓝色的棉军大衣，戴眼镜，举止凝重。室内别无他人，不时传来了庭前的雀群低飞啄食的声音，我的心情特别紧张，几乎再不敢往前走去。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又推动着我向前。

当我站在室外喊了一声“报告”，举手向他俩行了一个军礼后，他俩同时把身子转向我。少奇同志面带笑容，亲切地向我看。黄司令员轻声地说了一声“进来”，向我点了点头，我随即鼓足勇气走到他俩身旁。

少奇同志亲切地问我：“你是那一部分的呀？”

我告诉他我是战士报的。

少奇同志又问我：“你在战士报担任什么工作呀？”

那时我在战士报实际仅仅是个学徒，什么杂活都干，连我自己也说不出是干什么工作的，因此一时无法告诉他，感到很窘迫。

但他未等我回答便又亲切地说道：“看来你是我们的小记者吧，好，那就快说说，来向我们采访什么？”

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当上“无冕之王”的新闻记者。想不到今天居然落到了我的头上。

我当时高兴得不用说了，但又暗恨自己才疏学浅，实在够不上一个记者的资格。但我终于开口了。“报告首长，我是奉命来请政委为我们的报纸元旦题词的。”说罢便取出一迭随身带着的白纸来。

我满以为这么一说，他就会接过纸去，拿起笔来，刷刷刷地题好词，我便可以大功告成胜利而归了。谁知他却含笑地向黄司令员指了指，对我说：“先请黄司令题吧！”

我随即遵命把纸送到黄司令面前，请黄司令先题。

黄司令员坚决不接受，一定要少奇同志先题。

最后还是少奇同志把纸先接了过去，并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毛笔来。

我满以为这一下他该刷刷刷地题字了，谁知他铺好纸、蘸好墨，坐定以后将动笔时，突又转过头来问我道：“记者同志，你说我该写些什么好呢？”

这一问，可把我问住了。因为我接受这一任务时，部长同志只是指示我请胡政委题词，我可没有问他该题些什么才好。同时，我忽又想到，这一定是政委见我年纪很轻，故意考考我，看是否够得上当一个新闻记者的。于是我心急如焚。再加上少奇同志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老是亲切地盯着我，更使我急得浑身直冒汗。

俗话说：“急中生智”，这句话那次我算是体会到了。我紧张地搜索了一阵，突然从脑海中搜出一句话来了。我说：“报告首长，你是我们整个苏北新四军的党领导，就请你指示一下我们明年的战斗任务吧！”

他笑着点了点头，又向黄司令员满意地看了看，随即很快地写下了一行字句十分简练但战斗目标极其明确的题词：“坚持原地斗争！”

当时敌寇虎视眈眈，无时不窥伺着整

个苏北；苏北国民党顽固派头子韩德勤虽经黄桥惨败，但不死心，仍口口声声喊着要将我军赶出苏北，并暗中与敌寇勾结，共同对我。因此，在此时此地，向我党我军提出了“坚持原地斗争！”这一明确的战斗目标，是何等的英明正确啊！那时我还不了解党内还有反对“东进”，反对挺进到苏北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抗日战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若是结合到这一点看，那就更有其重大的意义了。

总之，当时我感到很愉快，很兴奋，很激动。但少奇同志仍未忘记提醒我再请黄司令员题字。黄司令员说：“政委已经把我军明年的战斗任务指示得很明确了，我就不用再题了吧！”可是我一个劲儿地要他题，少奇同志也在一旁为我助阵，最后黄司令员也欣然地拿起笔来，写下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两行与前者互相辉映的题词。

这两个题词，连夜就被刻成木刻，在一九四一年元旦的战士报上印了出来。那时正值陈毅司令员率领的新四军，和黄克诚司令员率领的一部分八路军在苏北会师。拥有崇高威信的陈毅司令员，按照惯例他也该为军报题词。但他却谦逊地改请新来的政委刘少奇同志题词，而刘少奇同志却又一定要新列入新四军建制的黄克诚司令员题词。因此这两个题词在同一报纸同一天并列发表后，不但有力地鼓舞了苏北军民抗敌的斗志，推动了苏北的抗日民主斗争，而且在我党我军的团结方面也起了增强的作用。

至今我的眼前仍闪耀着少奇同志的那种对革命下一代无限关怀、爱护，平易近人的风貌。现在他在我国革命历史上和政治生活中，重新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这也可告慰他在天之灵了。

# 赤色之光 永放光芒

——简介周恩来同志发表在《赤光》上的文章

怀恩 [日本] 森时彦

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奋战不息，把整个生命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周恩来同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著述家。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他非凡的才华和深邃的洞察力，撰写了许多优秀著作。他在留法勤工俭学时期，发表在《赤光》上的数十篇论著，仅是他那些优秀著作中的一部分。

《赤光》是中共旅欧支部的机关刊物，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在法国巴黎创刊。该刊为半月刊，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出版。系红色封面，封面上方有“赤光”两个大字，是一蜡刻油印小册子。周恩来同志在主持中共旅欧支部工作期间，负责主编这个刊物，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邓小平同志也曾参加该刊的编辑，并负责刻写和油印工作。他笔法劲秀，字迹清晰，编排整洁，装帧典雅，深受读者的赞赏。

《赤光》是中共旅欧支部在欧洲的重要思想阵地。它一问世，便击败了当时国家主义派的《先声周报》和无政府主义的《工余》，成为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最喜爱的刊物。《赤光》，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它积极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批判各种反动思潮和流派，号召和引导旅欧学生、旅欧华工和中国国内人民，团结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旗帜下，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赤光》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对中国革命事业曾起了号角的作用。

《赤光》截至一九二五年六月一共出了三十三期，周恩来同志主编了一至十期（时间为一九二四年二月一日至六月十五日），可惜这些可贵的历史文献，已残缺不全了。至今仅收集到十六期。周恩来同志主编的十期也仅收到七期（一、二、三、七、八、九、十期）。在这七期上，周恩来同志共撰写了三十七篇论文（包括未署名的《赤光之宣言》一篇，因为考其内容和笔调，应是周恩来同志执笔）。这些论文分别用“伍豪”、“飞飞”、“翔”、“翔宇”和“恩来”等署名发表。前十期共载文六十四篇，其中周恩来同志写的就占百分之五十七点八，可见，他为《赤光》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心血啊！在一九二四年夏，周恩来同志奉命调回国内工作以后，他一直关心《赤光》的工作，继续为它撰写文章。在《赤光》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与一九二五年一月